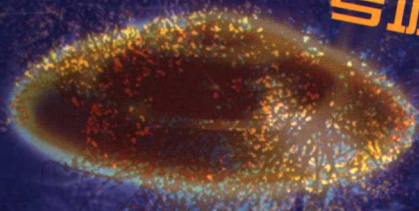


入侵者

INTRUDERS

The Incredible Visitations at Copley Woods

考坡里森林奇遇



本书揭露的UFO绑架事件轰动全美国，并曾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拍成电影及录像带，是目前研究UFO绑架事件最重要的作品。



〔美国〕巴德·霍普金斯 著

BUDD HOPKINS

（台湾）朱乃长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人 侵 者

——考坡里森林奇遇

[美国] 布德·霍普金斯 著
(台湾) 朱乃长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志谢

说来似乎有点讽刺，如果没有这本书里提到的那些人和他们所遭遇的痛苦、复杂的经历的话，就根本不可能有这本书。这些人里面包括凯西·戴维斯，她的家人，以及所有有关的人：苏珊·威廉姆斯，桑迪·托马斯，潘姆，安德烈亚，埃德·杜瓦尔，丹·塞尔丁，乔伊斯·劳埃德，露西尔·福曼，玛格丽特·布鲁宁等等。这本书就是由他们的陈述构成的。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他们的姓名有所改动，可是他们知道谁是他们自己。而我在此要为他们与我的合作向每一个人表示深切的谢意，同时对他们允许我把这些经历披露出来的勇气，也表示我的尊敬。另外还有许多同样痛苦的陈述，没有被搜集在这本书里——其实这些人，无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已经逐渐成为我所珍视的朋友——对这些人，我也愿在此谨致谢忱。

我从医学界和科学界顾问那儿得到的帮助，对这本书的完成出版，也贡献良多。我尤其想要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的有约翰·伯格医生，保罗·库珀医生，唐·克莱因医生，罗伯特·奈门医生，克里斯蒂娜·塞克医生，心理学家阿佛洛狄特·克拉默和伊丽莎白·斯莱特。另外要为土壤样品分析工作

感谢卡伦·哈克勒和保罗·兰德。更要向研究人员约瑟夫·桑旦基罗，特拉维斯·怀特赫斯特和卢·威利斯表示谢意，他们的努力使我能够在对这些个案进行调查时，沿着某些途径不断地取得进展。我尤其要感谢我的两个同事，戴维·雅各布斯和约瑟夫·奈门，他们始终是我的好朋友、知己、批评者，也是这本书原稿的仔细阅读者。我对他们所欠良多。他们对我提供了很多忠告、信息和警告，因此而使这本书成为一部更为坚强有力的作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阿普里尔，我的女儿葛瑞丝，她们允许我为了完成这本书而占用了本该花在家庭生活的宝贵时间。我固然能够对她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可是我知道，她们不会相信我的话。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让她们知道，她们的理解和容忍对我的写作这本书起了多大的作用；她们那些已经说出来的和尚未说出来的对我表示支持的话，对我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简直不可缺少。

布德·霍普金斯

致读者

无论你是物理学家、家庭主妇、幽浮调查人员，还是幽浮这神秘玩艺儿的涉猎者，这本书都会让你读了以后，觉得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人们不愿轻易承认幽浮的原因之一，就是基本上不能接受、或者说不能生动地想象出，一个“非现实主义的”或者非常不对味的真实。虽然我们“在理论上”能够欣赏任何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可是一个使人深深地感到困惑不安的观念，却几乎无法使我们相信，使我们真正地相信，尽管有许多利于它的证据、十分确凿和坚强的逻辑，使我们无从加以辩承。沃尔特·拉克写的那本《可怕的秘密》中描述了历史上的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对一个明摆在我们面前的冷酷现实视若无睹。那本书里叙述的就是那次“大燔祭”^①。拉克的研究工作证明，在1943年底，当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已经读到过，或者听人说起过希特勒正在有条不紊地清除犹太人，但这个正在被人积极执行的恐怖事件，简直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们似乎在说，不错，纳粹是很邪恶，而且确实非常野蛮，可是那样的事情——有条

① 沃尔特·拉克，《可怕的秘密》（纽约：企鹅丛书，1982年出版）

不紊地谋杀孩子、老人、男人、女人——那样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吧。显然，提到那样的事情，即使有亲眼目睹的见证人站出来为它作证，也属枉然。拉克在书里描绘了一个名叫简·卡斯基——波兰籍亲眼目睹屠杀的见证人，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法官——这位法官富于才华和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两人之间一次会见的情况。卡斯基对法官陈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可是法兰克福特回答说：“他无法相信他说的话。当卡斯基对此表示抗议的时候，法兰克福特解释说，他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卡斯基说的不是真话，他的意思只是他无法相信他——这其中是有区别的。”

当我们把话题转到这本书上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件事情和本书之间有着相同之处。（我这么说，当然并不想把那次“大燔祭”难以言喻的恐怖，同本书陈述的那些幽浮事件相提并论。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只存在于我们听了那些使人心烦的证词后用来回避的方式。）当然，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在广袤无垠宇宙的不知哪个角落里，可能存在着某些外星生物，而且其中的某些生物可能比我们人类更为进化。事实上许多科学家在寻找外星智能生物方面一直怀有积极的兴趣。然而，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曾经花点时间来关注一下无可争辩的、存在着的幽浮现象：这现象包括成千上万个和不明飞行物的发现、着陆、照片、雷达搜集到的证据等等有关的报告，以及关于那些对人类进行短时间的绑架和进行体格检查的陈述。显然，我所描绘的那些幽浮现象可能会在此时此地提供我们直接的、关于外星智能生物的信息。可是科学界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报告进行调查，也不置可否；就一般情况来说，科学家们对那些证据的分量和它们的具体内容，只有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已。

这里面有着一个非常富于人情味的、对此缺乏兴趣的原因：确实有外星智能生物存在于“外界”的某个地方，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具备一种技术，使我们能够在太阳系星球之间来回旅行，所以暂且不去理会——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合乎逻辑的，而且令人聊以自慰的想法。按照这种思想模式，我们不妨在地球上安居乐业，保持着超然物外、怡然自得的态度，消极地侧耳倾听那些来自远方生物，传送给我们的信号。来自外星的智能生物已经前来访问我们星球的可能性，正如幽浮现象的证据所示，而且正在把我们人类当作实验室里的样品，为了某些难以理解的、或者深奥莫测的目的，在进行着某些试验——这才真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谁都知道一个基本的科学真理：它不可能发生在此时此地。法兰克福特法官的话说得很妙——虽然亲眼目睹那场“大燔祭”的目睹者对他言之凿凿，纵然有的是证据，奈何他“我就是无法相信真会有这种事情。”

《失去了的时间》问世不久，我在一次电台采访节目里讨论了幽浮现象。节目主持人声称，他在这方面是个怀疑论者。他还得意扬扬地宣布，“我对是否真的有幽浮这玩艺儿感到非常非常怀疑。从一个太阳系旅行到另外一个星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你不能从这儿到那儿——姑且不论它究竟在什么地方。而且，即便真有那么些外星人到处飞来飞去，那些幽浮人也不会做出像你们所说的那种事情来。”听他说了这些话，还听他举出了他认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又是不可能的许多复杂例子后，我对他说，我和他两个之间，我对事物的怀疑，在程度上要比他更加严重得多。我对他说，“我怀疑得这么厉害，觉得自己无法否认任何一件事情的可能性。”

因此，亲爱的读者，我对你的要求也是如此。不要先下结论。要知道，如果这本书里陈述的那些幽浮现象，有任何一方面是真实的话，那么在这里陈述的其余现象就也有可能是真实的。请别把人类的局限性强加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种智能生物和他们的技术能力上去。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怀疑论者，一开始就认为任何事物是不可能的。

目 录

作者志谢	(1)
致读者	(1)
一 9月的来信	(1)
二 失去了的一小时	(40)
三 凯西在纽约	(71)
四 罗比、汤米和那个鬼怪	(104)
五 野营旅行和别的冒险活动	(130)
六 最悲哀的一天	(156)
七 别的女人，别的男人	(178)
八 引见	(223)
九 谜团里的另外几条线索	(237)
十 总结	(269)
附录一 戴维斯家遇到幽浮事件年表	(291)
附录二 关于使用催眠术的始末	(297)
附录三 乔伊斯·劳埃德在催眠状态下对 1983 年 6月30日发生的事件回忆	(301)

一、9月的来信

当你驾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起先你会觉得那幢房子的平板石砌墙壁看上去似乎平淡而乏味，没有什么特色。其实这话倒也不假。它们无非是一些用来遮蔽屋内家居生活，不让闲人窥探的、用砖石砌就的屏幕而已。在屋子的周围，考坡里森林里长着高高的枫树，为它提供了第二重屏幕，把任何不相干人的视线阻挡在远处。因此你经过戴维斯家附近的时候，往往不会觉察这一家人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可是一旦有人对你说，这些灰色的石墙里面和周围，此刻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时，你就会陡然变色，觉得连自己站着的地方都像是充满了电似的令人震颤不安。

在它附近的那一带地方，平静而安详，一切都似乎非常正常。它是个典型的中西部地区中产阶级居住的市郊。你若住在这里，一定也会感到这里的环境让你相当惬意。屋子和屋子之间相距较远，具备了家居生活的清静安闲和邻里之间各不相扰的自然条件。这个地区离开印第安拿波里的闹市尚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足以使人几乎觉得，它的周围纯粹是个乡村。戴维斯家在考坡里森林里拥有三英亩土地，过着还算舒适的生活，并且拥有令人见了为之动容的许多辆汽车，以

及厨房设备，电视机和后院里的一个游泳池，足见罗伯特·戴维斯在赚钱过日子方面很有能耐。为了满足戴维斯向我提出的要求，不让我泄露他们一家人的真名实姓，我只能把他所从事的工作说成一种需要具备高度技术和科技知识，而且报酬十分优厚的职业^①。除了罗伯特以外，另外还有四个人住在戴维斯的屋子里：他的妻子玛丽，他们离了婚的女儿凯西和她的两个儿子罗比和汤米。我在1983年9月，收到了凯西·戴维斯写的一封信，它引起了一场历时长达两年半之久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对象是发生在考坡里森林里面和周围一带的某些不同寻常的事件。

就我的职业而言，我是个画家和雕塑家。就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所在地而言，都在纽约市。可是，我在研究关于幽浮——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方面越来越深入。1981年，我就幽浮现象写了一本书，名叫《失去了的时间》。在这本书里，我以大量的纪实材料，写下了我和幽浮研究者特德·布洛丘、心理学家阿佛洛狄特·克拉默医生在一起，对七件幽浮绑架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②。它的结尾部分促成了我和戴维斯一家人取得联系，因为在它的后记里，我要求那些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人，请他们透过我的出版商写信给我。凯

① 一个十分普遍的误解认为，那些报告说自己有过幽浮经历的人之所以对此如此热心，一定只是想出风头的缘故。其实正好相反。为这本书提供有关陈述的人，全都央求作者替他们隐去真实的姓名。他们的这一愿望也都得到了满足。他们的姓名都已改换成化名。在有些个案里，甚至地点也有所改动。“戴维斯”一家和“考坡里森林”都是假名。别的名字，日期和地点都是真实的。

② 布德·霍普金斯，《失去了的时间》以纪实材料为依据的关于幽浮绑架的研究（纽约：霍雷克，1981年出版）。

西·戴维斯在1983年读到了这本书。于是我在对它作出反应的数百封信里——这些信来自全世界许多地方：如澳大利亚、挪威、黎巴嫩和加拿大——我读到了凯西·戴维斯写来的那封信，叙述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件。后来她对我说，她以前曾写过另外一封信，可是后来她把它撕毁了，因为她想它大概不会使我感到兴趣。可是她的第二封信——就是她真的寄出的那一封——却引起了一场广泛且深入得令她始料未及的调查。这项调查涉及的范围包括化学家、辐射学家、医学工作者、心理学家和其他许多学科专家的学术领域。我亲自到印第安拿波里去了四次，为的是去会见那些关键性的人物，而凯西则为此特地到纽约来了三次。我们在调查中使用了深入而全面的心理测验和面谈，也使用过由专家主持的、根据声音的重音分析来判断的“测谎”试验。调查的最终结果是：就研究幽浮现象的性质和目的所需的资料而论，考坡里森林事件要比任何一个曾经调查过的幽浮事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而且都是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信息。我知道，我说这话会使人觉得我有点沾沾自喜，自己认为对考坡里森林事件的调查，业已取得了幽浮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不错，我深信，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证据将会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幽浮现象最引起争议——或者说最耸人听闻——的那个方面，就是我将要在本书讨论的那种所谓的“绑架报告”。在过去一些年来，成千上百个证实说话颇为可信的人都曾经对此有所描述。他们说，不知怎么的，他们在开着汽车，或者待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待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肢体忽然失去了活动能力，然后被幽浮的外星人运送到已经降落在地面上的幽浮中去，摊开了四肢放在一张桌子上，进

行了一次似乎是体格检查的活动。而且似乎是来自外界的某种作用而产生的遗忘症，往往还使被绑架的人无法想起他或者她所经历的具体细节——这经历通常历时一到两个小时。（催眠术一直是用来帮助这些受害者恢复记忆的最有效方法。）我们也许会把这类叙述看作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话，而撇在一边不予理会。可是我们将会发现，这些叙述的整体模式相当一致，连其中的一些细节都颇为相似，而且那些叙述这类亲身经历的人，也往往具备诚实可信的素质，因此这现象显然不能让人一笑置之。无论我们如何极力设法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叙述——譬如说，有人认为这些现象所代表的是某种奇怪的、新的群众心理妄想，但也有人认为，它们是一些真实的客观经验——我们可以断定，世上正在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需要我们对之进行毫无偏见的、科学的调查研究。

第一件受到广泛宣扬的幽浮绑架事件，就是1961年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地区的巴尼·希尔和他的妻子贝蒂的事件^①。一天深夜，希尔夫妇正驾车行驶在路上，忽然看见一个发光体正在逐渐移近他们的汽车。他们就驶离了大路去看个究竟。那玩艺儿终于停在离开地面相当低的空中，使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原来它是一个形状古怪、人工制作的飞行物。巴尼·希尔拿起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它，发现飞行体里面的人也正由一排和地面平行的窗户对他张望。过了片刻，他们失去了知觉和记忆。等他们重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原来的那条大路上行驶，而且他们后来才缓慢地意识

① 约翰·福勒，《中断了的旅程》（纽约：日晷出版社，1966年出版）。

到，自从他们刚注意到那个发光体以来，他们“失去”了大约两个小时。在这以后的那些日子里，巴尼·希尔开始变得焦虑不安、失眠和噩梦频仍。他的精神病医生，本杰明·西蒙医生，认为他受到过一种他已经记不起来的创伤，因此就让他催眠状态下进行回忆，以此来发现并揭示他所遗忘了的那件事情。巴尼·希尔因此才回想起他在那两个“失去”了的时里面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原来那天晚上那个幽浮后来降落到了地面上，他被弄得瘫痪了，无法动弹，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弄到幽浮里。他们被分开着各自接受某种体格检查。西蒙医生按照常规，在催眠后对巴尼建议，叫他不要等催眠状态一过去就有意识地回忆他在接受催眠的过程中回想起来的那些情况。这方法使接受治疗的人受到一种控制。当贝蒂·希尔接受催眠的时候，她对她丈夫回忆起来的事情毫无所知，但是她所作的关于那个飞行体，它的内部和在它里面的那些外星人的描述，竟然和她丈夫的描述完全相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尽管希尔夫妇的诚实和心理上的健全、稳定没有受到过任何令人信服的否定，他们的遭遇在1966年公布于世的时候，却立刻被人视作笑柄，并由于它的内容荒唐而百般讥讽。今天，我们不妨把这一事件作为对幽浮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分水岭^①。

当代观察到的幽浮现象——在空中发现了奇特的、静默的、形状如同盘子的飞行体——开始于二次大战期间，当时

^① 关于美国在战后幽浮现象最全面而有权权威性的报导，可参阅戴维·雅各布斯博士的著作《美国关于幽浮的争论》（布罗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纽约：新美国丛书，1976年出版）。

盟军的飞行员发现那些飞行体时，以为是敌人的秘密武器^①。可是后来据被捕获的德国飞行员报告说，他们也见过这种飞行体，他说他们也认为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秘密武器的时候，这一说法就被抛弃了。战争结束后，幽浮曾在斯堪地那维亚诸国的上空被人发现过，空军认为它们是苏联试验中的火箭。可是它们似乎从来没有坠毁过，也没有发现过它们的残骸，因此这种解释也被放弃了。直到 40 年代，认为幽浮系来自地球以外的某个星球的理论，开始站住了脚跟——尽管当时仍然很难令人相信这些东西当真受到某种力量的操纵——就是说，在这些物体里面，真的有着某种具有理性的外星人对它们进行着控制。

巴尼·希尔和他的妻子贝蒂遇到的那次绑架事件，使我们对后来潮涌般关于遇到幽浮绑架的报告——这些报告里所陈述的状况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产生一个大致的概念。我自己在 1964 年的一个白天里见到过一个幽浮，因此使我对幽浮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可是当我读到了希尔夫妇的遭遇时，我并不认为幽浮里的外星人对人类进行了绑架^②。我用我在本书的《致读者》中提到的法兰克福特法官采用的那种说法：我并不是说希尔夫妇在说谎，可是我就是没法相信他们的话。然而，我后来对类似幽浮事件所作的调查，使我缓慢而无奈地接受了这种可能性：也许正如受害者所描绘的那样，他们确实被幽浮里的外星人绑架过。后来证据越来越多，关于遭到幽浮绑架的个案报告接踵而来，我对幽浮里的绑架现象变得深信不疑。到了 1977 年，我开始把我的工作

① 雅各布斯，30-31 页。

② 我自己目睹幽浮的详细情况载于《失去了的时间》，25-26 页。

集中在这个研究领域^①。结果就在 1981 年出版了有关这件事的书——《失去了的时间》。而凯西·戴维斯在阅读它的时候，发现书中提到的某些模式细节，和她自己与她家人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

我在《失去了的时间》里提出的中心思想之一是：许多人——也许多达成千上万人——曾经经历过幽浮绑架，然而他们无法在清醒状态下记得任何足以表明他们曾经有过这种创伤遭遇的证据。我们发现那些证据的模式表示，一种“强迫性”遗忘症把所有和这些经历有关的事情从他们意识状态中的记忆里抹掉。在我们调查过的彼此相似的七个个案里，“史蒂夫·基尔伯恩”个案描绘的只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段公路，以及他的一种“感觉”，他认为在那儿曾经遇到过也许和一个幽浮有关的一件事情。他和希尔夫妇不同，史蒂夫不记得他曾发现一个幽浮，他也不记得他是否失去了一段时间，甚至他也不记得他看见过任何奇怪的东西。然而，在特德·布洛丘、两个心理学家和一个测谎器使用者的帮助下，我对史蒂夫·基尔伯恩个案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的那个虽然并不详尽、却充满了情感的初步回忆，事实上隐藏着一个具备了全部典型特征的幽浮绑架经历。在催眠的状况下，史蒂夫重新经历了一次其细节和希尔

① 我在 1976 年为《乡村声音》写了一篇关于一个幽浮在新泽西州的北赫德森公园着陆的情况。这篇文章后来在同年重刊于《世界主义者》和几种报纸上，引起了许多读者写信和打电话来陈述他们自己目睹幽浮的情况。这时我还担任一家电视台制作一部关于幽浮纪录片的顾问，也引来了有相似经历的观众的来信和来电。我从这些发现幽浮的报告里，开始注意到零零碎碎的、无法解释的《失去了的时间》的现象。以这些早期的个案提供的材料作为我搜集资料的基础，我开始对和幽浮绑架有关的陈述进行探索。

夫妇个案极为相似的创伤性遭遇^①。

这些早期的调查产生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模式，而考坡里森林事件能够充分地说明这个模式。它表明，大多数被绑架的人都曾有过不只一次的这种经历。他们的第一次经历一般发生在六岁或者七岁时。他们往往在这以后曾经一再被幽浮摄去加以检查，可是后来发生的这些遭遇很少在被绑架者四十岁左右以后再发生。我立即想起一个与之相仿的情况是，人类对濒危物种的研究方法和它颇为相似。动物学家使用镇静剂使样品动物处于麻醉状态，然后在它们的体内装上标志或者无线电发射器，以此来跟踪它们的行动。我在《失去了的时间》那本书里提出了证据，表明幽浮里的外星人对某些遭他们绑架的人有着与之相似的兴趣，因此他们后来就被迫接受和那些供试验的动物相似的待遇；在长达许多年里，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被迫重新接受一次某种方式的体格检查。而且，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供他们实验的人类对象体内也被装上了某种标志或者信号发射器。

第三个模式涉及在一个遭绑架者身上发现的那些仍然看得见的疤痕。它们显然是由于这个人在童年时代就遭幽浮外星人绑架，并且遭到有条不紊的、类似医学的检查所产生的结果。我在本书的图片部分刊出了这些当时看上去显得小而直的疤痕照片。它们分别位于这三个遭到绑架过的人的小腿背部、膝盖上面一点和臀部。（他们的职业分别为公司法律顾问、微生物学家，和某新闻媒介的雇员。）和希尔夫妇的个案一样，我们也采用了催眠方法来除去那个被安置在他们记忆上的障碍，除了诱导他们详细回忆那些幽浮里的外星人

^① 霍普金斯，《失去了的时间》25-26页。